

7.2

回车巷

董立珩 著



董立矩，曾用名董小沙，江苏沛县人。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开始文艺创作。此后，进辽宁文学院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戏曲、散文、小说创作，多次在部队、省市获奖。现任冶金工业部第三冶金建设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兼《三冶报》主编，为鞍山市作家协会理事、鞍钢文联委员。

序

傅 汝 新

评论文章写过一些，却没写过序。可能因为自己也知道尚未熬到可为人作序的年龄与程度，便不曾为自己没写过序这种文体的文章而羞赧或惭愧。

前几日，董立璠打来电话，说约我去他那聊聊。我自然满口答应。我喜欢和他闲聊，他这人善于思考，闲谈中常常给你意想不到的启示。他找了一家酒馆，说那儿的气氛好些，并说他请客。这还有必要反对么？他虽说长我10多岁，我应称他为长辈；可认识这么多年了，在他面前我从不拘束，什么都敢侃，有心里话也愿和他说，再说他的酒我也不是第一次喝了。不知怎么，那天我居然喝了半斤白酒，走的时候没忘记他嘱我为他近日即将交付出版社的作品集写篇序，这简直是奇迹。但我忘记了当时自己是怎样的心情也是事实。总之我是答应了，且将书稿安全地带回

来了。我想我没必要思前虑后为种种情绪所纠缠，写就是了。

这一天夜晚我觉得灿烂辉煌。

与董立珩相识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在三冶金属结构制造厂当党委副书记。我去采访他时他正在搞企业文化研究，或者说是寻找企业新的灵魂。我当时很是被他震了一下子。企业党政领导我见过不少，能言善辩者亦不乏其人，可是象他这样善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却实在不多。他经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以及实际调查，对企业文化这一新的课题提出了一整套构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和完善自己的理论。1988年，鞍山及全国多家新闻单位报道介绍了他的企业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和实际建设经验。可以说，那时他很是出了点风头。

搞文学创作却早得多了。60年代初，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部队的一家刊物上。那时候他是军人。后来转业到了地方，但文学创作的劲儿却丝毫不曾松懈。文章便一篇篇随着岁月的消逝积累起来。收在集子里的不仅有小说，还有散文、报告文学、故事和杂文。这很象他的性格，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研究研究，而且还要都象那么回事。我有时便向人慨叹，说我以前兴趣与爱好也是很广泛的，可是自从搞上文学，尤

其是搞上文学评论以后，涉猎的范围越来越狭窄，除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当代小说，以及文学理论、哲学著作外，我几乎是一片空白。我知道这样是当不好作家或评论家的，便在慨叹之后发誓要改变一下自己，尤其是读了这本集子之后，这种想法就愈发强烈了。

我觉得一个作家或小说家若不懂散文，不懂诗，不懂理论，是很难成大气候的。中外文学史上举凡大家几乎无一不是博大精深，对各种文学体裁都有着极好的修养，在理论上也都有着独特深刻的见解。在反思新时期10年文学的时候，许多人都在慨叹，说这10年我们出了不少好作品，涌现不少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然而却没有一个可以和3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大师们相比拟。这原因自然很复杂，但很重要的一条我以为就是我们的作家缺乏深厚的艺术修养与博大的思想精神。仅仅出卖自己的一点儿生活积累或者对社会问题的单一的思考，如何能成为大家呢？并不是说董立昕可以成为大家，起码就他现在的作品而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是说他的精神、意识却很值得我们学习与效仿。

新时期文学在走过了10余年的坎坷路程以后进入了较为平静的阶段，我认为这是极为正常的，而轰动是一种不正常现象。王蒙将10年文学

概括为“匆匆十年，洋洋大观”。我想除却赞扬和肯定的因素之外，是否也暗涵了我们探索的不够深入，借鉴的也较为肤浅，没能完全溶化为自己的血液。

我想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分析评价新时期10年文学。一是1985年以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因急功近利，负载了过多的非文学性因素（政治的、社会学的）而在艺术性方面显得非常贫乏。二是1985年以后的各种具有先锋性意义的探索与实验因其远离现实生活和形式上超越广大读者的审美层次而陷入窘境。当然这是极为概括的，要说的很多。现在，我们的作家则进入了调整和修炼的阶段，每个作家都面临着重新选择，包括文学观念、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哲学思想诸方面。

董立珩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上面我所概括的新时期文学的两种境况都已经暗涵了批评的意味。那么在重新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或者在这里我们问董立珩选择什么？我想我们不妨对他的作品进行一下简略的分析后再为他下一步的选择作出我的构想。当然只能作为他的参考，至于选择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从体裁而论，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故事和杂文，能代表他小说成就

的我以为有《新来的小白脸》、《入选》；散文有《招牌》和《蝉》；杂文《回车巷》。我想我下面的分析便重点放在这些作品上。有一个前提必须说明，收在集子里的一半作品是1985年以前发表的，在读他们的时候请读者和我一样别忘了那个历史时期。

我以为我所提及的这两篇小说都是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这是就内在精神而言，而在具体形态上还没有从七十年代的文学模式中完全挣脱出来。毕竟刚刚从那个年代蜕化出来，想一下子摆脱十多年的阴影谈何容易。《新来的小白脸》写青工孙智被分配到架工组，由于长得象根“豆芽菜”，自然被那膀大腰圆、气粗力大的架子工瞧不起，被人嘲弄一番也是自然的事。然而就是他在工程最关键的时刻，想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了工地没有30吨吊车无法吊装30吨钢梁的难题。小说没有忘记暗伏一个扣子，就是小白脸是公司孙总的儿子，当架工组长牛大力想留住他的时候，公司却将孙智调技术处去了。其实这小说在语言、结构、情节、构思等方面我们无法挑剔，只是在今天读来便觉得多少存在一点儿概念化倾向。小说里面缺少更新鲜更细腻的生活景致，写人亦缺乏内心世界的逼近真实的展露。这也许是董立所小说的弱点。新近完成的《入选》

在思想主题的揭示上无疑深刻了许多，它所提出的是一个谁都懂得却谁也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唯人是亲。但仅仅这样理解还没能真正读懂这篇作品。作品的另一方面是写出了工会马主席在只有工会宣传委员一个位置却有十几个人推荐人选的情况下的复杂心态。理想的人选没背景，有背景的又不称职。我以为，就小说形态而言，这一篇与前一篇仍是一脉相承的，而没有明显变化。我想董立蔚今后若作为一个小说家出现，他除了应该继续保持他热爱生活、关心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心态，用自己的笔去满腔热情地颂赞他们之外，是否应该吸收一些现代小说观念和小说技巧？现实是，社会发展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生活观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对文学的审美情绪自然不会停留在五十年代或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初。我不主张一个作家跟着文学思潮跑，尤其是中老年作家，你跑不过青年人，跟着跑的结果很可能四不象，甚至自己的本色也丧失殆尽。董立蔚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善于思考，且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若能改变一下自己固有的文学观念，吸收一些现代小说技巧，他的小说便会是另一种模样，恐怕会更接近现代小说，更有艺术和审美价值了。

集子里的几篇散文我以为是很优秀的，尤其

是《蝉》，既有知识性又有生活气息，且寄托了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篇典型的承袭了杨朔、秦牧散文风范的散文。那时候家里很困苦，然而在农村却也有困苦中的快乐，捉知了龟用油煎着吃便是一种。那一天真的捉了不少，晚上扣在碗里，母亲答应第二天早上起来便给煎着吃。遗憾的是碗没扣住，知了龟都跑了。后来发现它们都飞到窗棂上去了。可是只剩一层金色的皮了，知了龟不知道哪去了。母亲说逃走了的知了龟都变成了蝉。母亲害了眼病，却没钱抓药，医生告诉他一个秘方，用蝉皮烙饼吃。果然母亲的眼病就好了。这是散文的梗概，作品里面还有许多知识介绍和细节描绘，十分精彩。这篇散文无疑显示了董立珩的散文艺术功力。《招牌》写得也不错，但两相比较起来，就不如《蝉》那么自然，读起来那么亲切。

《回车巷》应该说足董立珩杂文中的优秀作品。前面说过他的长处是善于思考，且对现实生活极为敏感，他又有着相当的哲学修养，再加上散文的功底，这样写起杂文来可谓得心应手。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又能以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使得这篇文章不仅思想深刻，且有强大的说服力。在企业党政领导两层皮的现象始终没能很好的解决，又随着中央政策的不断

调整，两者的关系便时而向这边倾斜，时而向那边倾斜。许多领导总想摆正关系，其实摆正关系里面便暗涵了确定自己的位置私念。这与古人苟相如一心想的是国家利益相比便令我们赧颜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董立珩，是否理解了他的作品，是否将他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内涵与艺术特色给揭示出来了；但好在读者可以看他的作品。因为即使我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只是我一个人的理解和看法，别人自有别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主张。所以我也就不必为自己是否揭示出了他的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而心神不宁或提心吊胆了。

作品一旦发表了便不再属于他自己了，现在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很必要的；但对董立珩而言就不同了，因为他从写作的那天起，便抱定了文学为人民、为人生、为社会的宗旨，他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都倾注了他的真诚的思想与情感。他说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纯真。我看也是。

1990.2.5

夜于东长甸

目 录

序.....	傅汝新
新来的“小白脸”	(1)
人选	(18)
招牌	(37)
路	(50)
龙腾虎跃	(65)
蝉	(80)
龟	(85)
猛士如云歌大风	(87)
回车巷	(92)
我不知道	(96)
情满新区	(98)
美国肯德基家乡鸡印象	(101)
美的心灵	(104)
帐本是怎样活的	(110)
三访老石匠	(126)

神奇的眼睛..... (133)

幸福的回忆..... (138)

后 记..... (145)

新来的“小白脸”

朋友，你到过正在施工的工地吗？那纵横交错，虬结重叠的脚手架，都是由我们架子工一根根地从地面逐级逐层竖向空中的。当施工现场还没一点点大楼和厂房的影子时，我们的脚手架就巍然屹立在工地上了。

你猜想我们一定是一些顶棒的小伙子吧？对了。我们架子工个个膀大腰圆、气粗力大，手大、脚大、气魄也大，连我们带的饭盒也大得出奇——八两米饭外扣一碗白菜炖豆腐不满呢！

不过最近我们这里可破了个先例，来了个貌不惊人的“小白脸”……

—

“嗨，哪来的这根‘豆芽菜呢’？大家对新来的‘小白脸’议论纷纷。

看看眼前这位吧，细挑挑的个头，白白净净

的瓜子脸，额上横着一副白克郎镜。身上套着一件宽大的新工装，活象衣挂儿晾上的一件湿衣服。他来到工地，走几步，停一停。看什么？地上的障碍物有的是，废木桩子，烂铁丝儿，草绳子……。

这根“豆芽菜”。三绕两绕竟停在牛大力的对面。

“您是架工组的组长？”

“我是牛大力，有什么事？”

对方掏出一张硬纸片递过来。

哟！孙智，敢情是分给架工组的。真能开玩笑，一根杆子八、九米长，一根道木百十来斤，人事科长李大个子准是没地方打发这号的，才往架工组塞。

不过厂有厂规，组有组法，牛大力还是按老章程办事。

“见过那玩意儿吗？”

牛大力用手一指墙根儿，那里蹲着一副杠铃，样子很简单：一根铁棍，两头挂着四个旧齿轮，这是牛大力的“主产品”。自从他当上架工组长，每逢新工人到组，都得举举这个，力气不过百斤者，休想在他牛大力名下吃架子工这碗饭！

孙智往鼻梁上推了推克郎镜，看清了墙根儿

下那套黑家伙，说：“是举重器吧？”

“唉，就别来那文明词儿了，痛痛快快试一试！”

“这个……”

见来了新人，架子工们都围上来了。调皮蛋儿胡庚，硬从人缝中挤进一个脑袋。

孙智弄明白了牛组长的意思，撇了撇嘴，走上前两步，又有些犹豫，两只细皮嫩肉的手搓来搓去。

牛大力不禁有些得意：那么容易，给你个二指宽的条子，就找上门来了，也不打听架子工是干什么的。牛大力打18岁开始扛杠子，到现在干12年了，什么样的架子没扎过，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别说你这样的，连那下乡三年回城的知青，冷丁干上这活还受不了呢。

胡庚走过去拍拍孙智的肩膀，笑咪咪地说：

“老弟，想过爬杆子的瘾？架子工，半空中——扔个烟头还得半分钟哪！”

看孙智举又不敢举，磨磨蹭蹭的样子，牛大力急了：“靠边靠边！”

他把人群扒拉开，走过去，蹲在杠铃前面，只伸出一只单臂，攥住杠铃的中部，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即收腹挺胸，全身直立，杠铃高高地举过头顶，配上那结实粗壮的身材，成了一

个“丁”字。

“好哇，好哇！”众人给他喝彩。

胡庚跑到牛大力跟前，竖起大拇指：“真棒！旱地拔葱，全平，没冒……”

“你别瞎捧场，什么叫旱地拔葱，你见过？还旱地拔蒜哪！”

牛大力这样一说，大伙都笑了。胡庚是有名的二皮脸，不在乎这些。他又跑到孙智跟前，两只手大模大样抱着肩膀说：“怎么样，开眼了吧？我们架子工光粮食定量就五十四斤，每天中午三大碗，还冒尖的。你瞅瞅你那肚子能装下那些吗？”

说着，他还用手拍了拍孙智的肚子。

“别没事拿别人开心！”

牛大力这人是软的不欺，硬的不怕。他见孙智真没有力气，而且又不硬撑着充大瓣儿蒜，在众人面前已经够下不来台的了，对胡庚那种油腔滑调拿人取乐的样子看不惯。他想赶快叫孙智回去，免得在众人面前难堪，那滋味搁在谁身上也不能好受。

“这样吧，你再好好核计核计，回头我给李大个子去个电话，看看工地上有什么活适合你干。”

“不……”

孙智突然睁大了眼睛，抬起头，盯着牛大力，眼底流露出十分坚决而又迫切希望对方同意的目光，正午的太阳光射在克郎镜片上一闪一闪的。

“是我要求到这里的。”

“什么……？”牛大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真心实意到架工组来，不相信，先试一试。”

别看孙智这小青年外表不起眼儿，内心还要强着哪，牛大力不禁有些动心了：不妨留下孙智试一试，反正我们架工组二三十个人，二三十个大力士，每人多干一把，有了。等这小伙子尝够架子工的滋味，受不了啦，会主动找我来的，到那时再……

想到这里，牛大力点点头，说：“那好吧，你签个到吧。”

孙智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兴奋地把眼镜拿下来，用手绢擦拭着。

“姓名？”

“孙智。”

“哪个智？”

“智慧的智。”

“年龄？”